

民族·财政·经济 问题研究

MINZU · CAIZHENG · JINGJI WENTIYANJIU

李登全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MINZU · CAIZHENG · JINGJI WENTI YANJIU

民族 财政 经济问题 研究

李登全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1年·成都

作者简介

李登全，藏族，1959年9月11日生，原籍四川省阿坝州小金县新格乡。1983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学历为经济学研究生。曾在四川藏区担任过村小学代课教师，生产队记分员兼保管员。1980年3月参加工作后，历任乡会计辅导员（农经员），副乡长，县农业局秘书，县委办秘书，县委政研室副主任，州委政研室副科级研究员。1989年12月至1995年3月任阿坝州松潘县第九届、第十届人民政府副县长（其间被省、州组织部门安排在成都市郫县县政府挂职锻炼一年，任副县长）。1995年3月任四川省财政厅厅长助理。2001年6月任财政厅副厅级巡视员。

目前已在国家级刊物发表论文19篇，省级刊物发表论文26篇。获国家级学会颁发的科研成果二等奖2项，三等奖三项。1994年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个人专著《民族干部·教育·经济问题研究》。

目前担任的社会职务有：四川大学历史研究所经济研究室兼职研究员，西南民族学院客座教授，中国财政学会民族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理事，政协四川省委民族宗教委员会特邀委员。

序 言

我省藏族中生代学者李登全研究员于1994年出版了第一部专著《民族干部·教育·经济问题研究》，今年又一部新著《民族·财政·经济问题研究》行将问世。此书选辑了他近些年来有关民族、财政、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论文和调研报告。我的印象是观点鲜明，立论颇新，材料翔实，论证充分，称得上是一部有创意、有特色的著作。

本书有不少精彩论述，以下仅举三点：

第一，关于民族团结。如何消除民族隔阂，增进民族团结这个现实性、紧迫性极强的老问题。作者指出，首要的是忘掉不愉快的过去。20世纪50年代以前长期存在的民族压迫和歧视历史，曾给广大少数民族心灵上留下严重创伤。作者本人是藏族，在这方面当然有着特殊的体验。但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50余年后的今天，作者提出，新时期成长起来的少数民族大众，应当淡化、乃至忘却不愉快的历史，汉族和少数民族要以兄弟般的情谊，在充分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面向未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作者有这样的理念是值得高度评价的。

与此同时，作者提出要鼓励和帮助民族间的充分交流，为增进彼此的理解与信任创造良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环境。民间真

正的理解与信任，是要通过具体而实在的交流来达到的。例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作者指出，少数民族地区与内地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互补性是长期存在的，正是这种不可缺少的互补性，奠定了我国国内统一市场形成的牢固基础。也只有市场经济中，民族地区和内地结成一个利益均沾、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民族间的理解与信任才能会更加坚实地建立起来，而且得以持续、健康地发展下去。作者的观点，对于当今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与措施的正确而有效地实施，显然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第二，关于民族地区财政。对这个长时期以来困扰民族地区发展的最大问题，作者首先就民族地区财政的特殊性、尖锐性作了深刻剖析。“民族地区的财政工作具有财政和民族两个特性”。“一个民族的社会地位，最终是以财政收支状况为前提条件的经济地位决定的。只有以共同富裕为后盾的经济平等，才能实现真正意义的民族平等。”因为民族地区的财政工作，肩负着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历史使命。

对导致民族地区财政困难的特殊原因，作者进行了切实的揭示：“一是民族地区地域辽阔，管理对象点多、线长、面广、量大，财政支出结构中的非生产性（管理性）开支过大；二是机构设置过细，人员严重超编，财政包袱越来越重。”如何加强财源建设，作者指出，“一是要立足当地资源优势，发展支柱产业，培植税源，从根本上解决财源匮乏的问题；二是需要本着层次递进的原则，把有限的资金、技术、人才首先集中使用到投资回报率高的地区和产业，并使之形成区域财源优势；三是开发辅助财源，分流多余行政人员”。作者有关民族地区财政问题的论述，分析深刻，针对性强，体现了一个新的研究水准。

第三，改革、发展、稳定间的关系。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

藏族地区，稳定与改革、发展关系的处置有着较大的难度。如何形成“双赢”局面，实在需要既有正确的理论分析，又有实践可操作性的研究成果的指导。作者提出在一定时期的总体布局上稳定和发展应有所侧重，甘孜州的康定、泸定、丹巴、九龙县和阿坝州的汶川、理、茂、松、九、黑六县发展第一，稳定第二。两州其他各县稳定第一，发展第二。在具体指导上，藏区各县集镇周边和交通沿线发展第一，稳定第二；寺庙周边和偏僻边远的农牧区稳定第一，发展第二。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平均用力，主次不分的问题。作者稳定与发展总体布置应有所侧重的观点非常新鲜，如何具体布置的设想亦很具体，甚有助于对两者关系的科学理解与正确处置。

关于作者的研究风格，有两点值得加以强调。一是勤奋好学。作者自阿坝州农牧校农经专业毕业后，刻苦自修，积极参加各类知识培训班学习，如省农牧厅、西南财大所办农业统计培训班，中央民族学院行政管理班，国家行政学院财政厅长班等，以至有了较高的理论及文化修养，并顺利获得国家承认的经济学研究生毕业文凭。二是勇于实践。作者来自基层，先后作过小学代课教师、乡农经员、副乡长、县农业局秘书，县委办公室秘书，到担任县委研究室副主任和州委研究室研究员，进而副县长，省财政厅厅长助理、助理巡视员等职务，他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状况极其熟悉，对广大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的心声非常了解。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养成了善于观察、缜密思考的良好学风。

由于作者在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有机结合，其研究成果不仅量丰，而且质高。曾获国家级学会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2项，三等奖3项，省级二等奖2项。在四川省藏学研究会1—2届年会、

2000年《西部大开发与西藏和其他藏区现代化》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因其观点新颖，论证充实，表述简明，逻辑严密而受到热烈欢迎和极高赞誉。四川大学历史研究所鉴于作者的出色科研能力，丰富的研究成果，于1998年将其聘为该所经济研究室兼职研究员。

新专著的出版，只是李登全同志阶段性科研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现。相信在21世纪，李登全同志的研究成果必将更加丰硕，研究水准也将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冉光荣

2001.5.26

扎溪卡—格萨尔故乡对我的启示

代自序

扎溪卡，石渠和德格人民对自己家乡的骄傲的称呼。扎溪卡，民族英雄格萨尔的故乡。扎溪卡，金沙江畔雄踞川、藏、青三省区结合部的康北地区的一片广袤无垠的热土。扎溪卡，骁勇强悍、勤劳智慧的康巴人的发祥地。

当历史的年轮翻滚到 20 世纪最后几天的时候，我萌发了再出一本个人专著的念头——那就是将我从 1995 年初离开藏区（松潘）县级政府领导岗位以后，在“四川省财政厅厅长助理”这一新的岗位上，研究思考有关民族问题、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数十篇文章杂烩成册。这些文章大部分是公开发表过的，其中几篇还获得了省、部级颁发的二三等奖。有两篇被中国人民大学《书刊复印资料》集目。出版此书的目的是要表达我的心志，更要兑现我的承诺——因为我于 1994 年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出版了第一本专著《民族干部·教育·经济问题研究》，我在《后记》里作了这样的承诺：我已在阿坝州这片生我养我的千里沃野，收获了第一季饱含稚嫩而羞涩的果实，将来一定还会有脱掉了稚嫩外衣，却不失洒脱内涵的第二季、第三季……然而七年过去了，我不知自己的这部拙作真的能够脱掉稚嫩的外衣？更不知她有没

有洒脱的内涵。但我还是要继续承诺：我还会在天府之国——成都平原，用不太锐利的目光环视着她周边的一切人和事，并聚目在她周边的昨天、今天、明天发生的一切令我、我们、你、你们都感兴趣的范畴。

话锋回转。我把我的心、神、志的座标点暂时定在英雄格萨尔的故乡——位于四川最西部、最高寒、最边远、最艰苦的甘孜州石渠县。当21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刻，我于2000年12月19日被中共四川省委农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领导小组，任命为“省委驻甘孜、阿坝州督查组组长”，于是我开始率领督查组深入甘阿两州的许多县、乡、村和农牧户搞调查研究，抓督查工作。并于2001年1月17日经德格县境到达石渠县，在25141平方公里的广袤无垠的大草原与石渠人民共同度过了21世纪的第一个春节和藏历第17绕迥金蛇新年。

2001年1月23日是除夕之日。我和我们督查组的张光会同志（省委组织部干部）、王志军同志（共青团四川省委干部）在纷纷扬扬的雪花中，由石渠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洛登同志和县广播电视局局长达瓦次仁同志陪同，乘坐着被誉为扎卡溪雪原“飞舟舵手”的雪地驾车能手白玛同志驾驶的越野车，到该县最贫困和高寒的长沙贡玛乡，在-42℃的严寒中，看望了“三老”干部，慰问了40余户特困牧户，并在长沙贡玛——这个我和我们督查组终身难忘的座落在巴颜喀拉山南麓的幅员达5500余平方公里的纯牧业乡，迎来了21世纪第一个春节。

除夕之夜，我夜不能寐。近日来石渠县蒙格乡、长沙贡玛乡的一幕幕贫穷景况历历在目。盛传在凉山彝区的历史典故——彝族、藏族和汉族是三弟兄——如雷贯耳、萦绕心灵。繁华的内地，落后的民族地区，此情此景在我脑海里激荡。

大雪纷飞的春节的清晨。迷迷糊糊的我被牧羊犬的吠叫惊醒。

我立即起床欣赏这预示着“丰年好大雪”的农历新年第一场大雪的景色。踏在雪地上，望着迷迷蒙蒙的牧场、高原、帐篷、冰川，我的脑海浮现出英雄格萨尔在“霍岭大战”中的神勇与智慧。我的耳畔似乎回响起格萨尔的胞兄贾察协杂（他的汉族母亲所生）和胞弟雍察（他的羌族母亲所生）在冲锋时的呐喊和在战斗间隙对民族团结的祝福与颂扬。尤其是贾察协杂在“霍岭大战”中振臂高呼的：“我是汉地的大外甥，汉藏两家的好儿男！”似乎还回荡在扎溪卡。望着纷纷扬扬的雪花，我的思绪被巴金引用过的俄国民粹派女革命家薇·妃格念尔的一首诗所吸引：“十年来，我努力忘记着过去的一切。我把它们全埋在坟墓里。悲哀死了，爱也死了，雪落下来用她那白色的大氅覆盖着过去的一切”。我的悲哀死了，但爱没有死。因为我不该有妃格念尔那样的消沉与悲观厌世。因为本世纪第一场大雪所能覆盖的仅仅是我上个世纪的除了性格、志向和追求、崇拜以及理想、目标以外的一切。因为我的性格、志向和追求、崇拜以及理想、目标似乎都须在继承昨天的基础上再从今天开始，一切都须从扎溪卡大草原起步，一切都须从英雄格萨尔的故土腾飞，一切都将再次从青藏高原及其天府之国所拥抱着凉山、甘孜、阿坝三个自治州走向内地。因为，中共四川省委1994年决定在三州选拔年轻优秀的少数民族干部，到省级机关担任厅级领导职务时，我作为来自三州的民族干部进入了省财政厅厅级领导干部的序列之内。就像1995年我从松潘县环抱着夏旭东日峰（藏语意为东方的海螺山，汉语译为雪宝顶）的雪山草地初次进入内地——我的驿站一样。

是的，雪落下来了。她覆盖了除了我对阿爸阿妈的怀念、我对青藏高原的眷恋、我对民族地区的忧虑、我对民族团结的关注、我对民族进步的探索、我对民族繁荣的向往、我对雪山草地的拥戴、我对雪域雄鹰的崇拜以外的一切。

在白雪皑皑的扎溪卡，在飞驰的臆想中，我仿佛渐渐地什么都没有了。惟一有的仅仅就是要力争沾一点英雄格萨尔的故土——扎溪卡的灵气，还想获取英雄格萨尔的汉族、藏族、羌族母亲共同编织的永恒而伟大的母爱，然后再用僵硬的双手、发热的胸膛、澎湃的心潮、理智的情感为我的第二本拙作的问世写《自序》。

站在这平均海拔 4500 余米的雪域高原，我似乎看到了从内地涌来的一批批人才、一队队汽车、一列列火车、一架架飞机……似乎听到了在凉山、甘孜、阿坝的一批又一批重大项目竣工投产时喧天的锣鼓与鼎沸的人声，似乎看到了被彝家的火把、藏羌家的篝火映红了的夜空，也似乎看到了前来投资经商和观光旅游的人流在扎溪卡大草原涌动……

作为经过中国共产党特殊培养后才逐步成长起来的对党的事业和民族团结、兴盛同样有一颗赤诚之心的我，想站在这巴颜喀拉山下的大草原，向着远方、向着内地、也向着雪山、向着草地——寄语。这寄语就是我没有更多的时间来思考我的拙作的《自序》的写作，而应该用更多的时间、更多的体验、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智慧与灵感去构思我的第三本、第四本……拙作。也许，我花费了再多的心血，写作了再多的作品，人们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把我忘得一干二净。但我仍然坚信，我的作品一定会在某个范围、某个群体，某个时间留下一丁点儿印记的。正如新华社有一位曾亲临南联盟科索沃采访过那场战争的女记者黄文女士所言：“我发现所有的一切是要交给时间的。但我们并不必须要被时间记住。假如说时间让人们把我们忘掉了，对于我来说我心悦诚服。假如说由于历史的机缘，让你或者你的作品被人家记住了一星半点，留下了一点点痕迹，那我我觉得就应该感谢上苍了，因为这是必须的”。我对此是深有感触的。那是 1992 年底，国务院研究室领导到阿坝州调研，时任松潘县副县长的我，将一篇题为《对保护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的中观思考》的论文呈上，引起极大关注。1993 年被中共四川省委《调查与决策》

刊用，也引起省内外广泛关注。四川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冉光荣教授，就是看到这篇文章后开始关注我的。凉山和甘孜、阿坝州的许多书记、县长对我说，“原来就知道你写过那篇文章，所以我们至今还记得你当时的观点。”

哦，长沙贡玛乡政府的领导前来催促我赶快进屋去喝茶。今天还要到 260 多户特困牧民家中慰问与座谈。乡长还特意告诉我：长沙贡玛乡的部分牧民，得知省委督查组来了，便骑着马星夜兼程地从离乡政府 80 多公里远的地方，特意给我们送来了在冬季里贵如鲜血的鲜牛奶，一定要让远方的客人喝上一碗奶茶。我怀着崇敬与愧疚的心情喝着奶茶。顿时，著名的甘孜州籍的歌唱家亚东先生唱过的一首名叫《妈妈的羊皮袄》的歌又在耳畔响起：“喝一碗奶茶，滚烫地像妈妈的话，多少年来都陪伴着我的旅途，眺望白云生处的帐篷……”

大约上午九时，雪后初晴。在前往扎佳寺牧民定居点慰问的途中，我们惊奇地看到扎佳神山忽然从厚厚的白云中挣脱，露出了神秘的脸庞。她的头颅被从云洞中钻出的一束阳光照耀得熠熠生辉，格外炫目耀眼。她的头顶还悬挂着许多像哈达一样的井然有序的条状云彩。当地县、乡干部和牧民群众说这种天象实在是多年没有见过了。摄影技术颇好的团省委干部王志军同志，风快地摁动着快门。省委组织部干部张光会同志也欣然留影。

我想，作为无神论者的我，不能够对这个在青藏高原有着非凡影响的佛教神山名峰所出现的平常的天象说三道四，妄加揣测与评论。但是作为一名藏族共产党员，地厅级领导干部，我可以这样联想——这耀眼的峰顶一定是昭示着青藏高原乃至整个祖国西部，将有一个光辉灿烂的明天！而那一条条哈达，则将献给长眠在这块土地的革命先烈们；献给世代在这里拼搏的各族人民；献给所有关心和帮助过扎溪卡的人们。

话锋再次回转。我把我的心、神、志的座标定格在四川省财

政厅。我能出这本拙作，这与前两任厅长（现副省长李达昌教授，及原厅长黄工乐同志）及现任的周维莲厅长、王宁副厅长等几位厅领导，还有许多在职的各处室的干部们的大力支持、无私帮助，以及退休的各位老领导、老同志的谆谆教诲是分不开的。尤其是财政厅领导们经常让我接触有关民族地区的工作，让我了解许多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动态，有时让我直接听取民族地区的工作汇报，以及协调相关工作，并将我的职能定位在厅领导的“民族工作的助手与参谋”方面。这对我了解和研究民族地区财政、经济问题非常有利。同时，厅党组还派我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德国等 10 多个国家考察并接受短期培训。可以说，没有他们的关心与帮助、支持与鼓励，是没有今天这些研究成果的。此外，四川大学博士生导师冉光荣教授也经常给予辅导，并聘任我担任历史系经济室兼职研究员，同时抽出宝贵时间为我作序。著名藏族哲学家、革命家（“东藏民青”——中共巴塘地下党创始人之一）、全国人大民委副主任、中国社科院博士生导师平措汪杰先生多次当面为我辅导他亲自著述的《自然辩证法》。西南民院的领导，聘任我为客座教授，并为我在该院藏学系腾出讲台，让我讲授有关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管理方面的课程。西北民院的领导，多次邀请我在该院藏学系作了学术报告。中共四川省委党校领导多次邀请我到民族干部班讲课。我再次向以上领导和同志们，以及这里不便提到的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部分在职和已离退休的各位领导们深深地鞠躬致谢……也向为此书的出版花了不少心血的编辑、印刷工人同志们深深地鞠躬致谢……

公元 2001 年春节初稿于石渠县长沙贡玛乡。

2001 年 5 月 29 日第六次修改并定稿于成都。

目 录

序言	(1)
扎溪卡—格萨尔王的故乡对我的启示——代自序	(1)
民族问题	
论党在新时期的民族政策问题	(3)
对民族团结与进步若干问题的探讨	(8)
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各民族共同富裕	(16)
关于在我国藏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宗教观和文化观等 若干问题的初探	(26)
试论我国藏区的文化观问题	(37)
再论藏语文应用价值的导向、存在的偏差和应采取的对策	(50)
试论在西部大开发背景下我国藏区社会经济发展问题	(64)
试论四川藏区农村“三个代表”的理论与实践	(79)
四川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及对策研究	(98)
论四川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战略	(116)
财政问题	
试论我省财政体制调整的思路、特点及今后各级财政工作的导向	(127)
试论四川民族地区财政工作的难点、重点与对策	(136)
四川民族地区特殊支出因素研究	(147)
党委和政府如何协调抓好财政工作	(158)

试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财政政策导向问题

——学习十五大文件的心得体会…………… (164)

深化我省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初探…………… (170)

四川民族地区当前面临的财政困难及今后应采取的对策… (179)

对甘孜藏族自治州财政困难问题的调研报告

——兼论四川藏区“九五”至2010年财政发展战略问题…
…………… (184)

“特区及沿海财政工作”考察报告…………… (201)

西藏昌都地区财政工作考察报告…………… (216)

对搞好财政科研工作的思考…………… (221)

缓解民族地区财政困难刻不容缓…………… (234)

经济问题

试论我国在宏观调控中计划、财政、货币政策工具的协调运用问
题…………… (241)

对科学制订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探讨…………… (269)

一部回顾和展望藏区商品经济发展历程的力作

——评尕藏才旦教授主编的《当代藏区经济发展简明史稿
——从牧场走向市场之历程》…………… (273)

论四川藏区社会经济发展问题…………… (281)

澳大利亚人工林经营考察报告…………… (295)

凉山彝族自治州扶贫开发问题的调研报告…………… (305)

对石渠县救灾及重建家园恢复生产的调查报告…………… (324)

关于当前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有关理论与实践问题…………… (334)

我省国有工业企业当前面临的问题及应采取的对策…………… (339)

对射洪县大力发展县域经济的研究报告…………… (349)

民族问题

